



我媽媽和我傳教的方法

莫麗嫻

我媽媽

，雖然是個受過教育的人，但她幾十年來很少看書的。就使偶然間拿到一本小说，可是她到床上去，不到幾分鐘，手裡的書便會自然而然的落在地上，原來她已經睡着了。

最近兩年來，她就不同了。她每天上午聽到一陣熟識的鈴聲，便很快地去收信。若果是佛刊，她就放下一切，找着最合胃口的一篇，一口氣讀完。中飯吃過了，鄰居的太太們圍住在閒談的時候，她就拿着雜誌去參加。可是談不到幾句，便轉彎抹角的轉到她的話題上去了——宣揚佛化。

她雖然去過很多地方，然而，一句普通話都學不好，與人家談話之時，總不離土音。說也奇怪，鄰居的人都懂她的。我們常常引用維摩經去笑她：所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」。

異教徒散播毒素，無孔不入。最近又在我們附近大吹大擂，並且把日常所需的東西引誘婦女。當他還沒有開始以前，我們不免要唱一套「五會佛」，讓那清淨的佛音，一聲聲的透入迷途羔羊的耳朵，喚醒她們的靈魂。

她們本來要去聽什麼福音的，

却被我們最高的福音——佛號，吸引了過來。這時，我媽媽傳教的機會又到了，便對她們說：「妳們在那裡聽道嗎？唔！人生幾十年，有時閒去聽聽道理，得到一個精神的寄托，本來是很好的。我們以前也是這樣。不過，現在發現他的內容是教人鬪爭、屠殺，仇孝、亂倫，不認父母，不要祖宗的。試想！人們生兒育女，受盡了許多痛苦，祇望兒孫乖順地，老來有所倚靠和愜意追遠。如果兒孫長大了要和我們鬪爭，祖宗也不要，試問生兒育女做什麼？」

我媽媽所講的都是道理，她們不免有所感動。便馬上轉過來聽我們那些清淨安寧的佛音。

前一個月，朱斐居士在康樂台幻燈演講的照片，我們要了兩張。我媽媽又把它做了宣傳品。手裡拿着相片，去去這家，去去那家，說：「你們看！這通統都是信佛的，信佛的人好多呵！」接着又講了好些有關佛教的話，她不管人家喜不喜歡聽她的。

平日，我媽媽是一個最忠直的人，但現在爲了佛教，不能不順着世情，學了一點方便語，投其所好了。

以上是說我媽媽的傳教方法，

現在再談到我的傳教方法了。

有些人開口就說：我什麼都不信，只信我自己。我說：「對呀！做人應該是這樣的呀！在沒有研究過各種宗教以前，絕不要糊裡糊塗，跟着別人去瞎信一頓！假使信錯了，走入迷途，便不容易出來。信自己是對的；因爲自己本來有一個靈明寶覺，如果自己不信自己，不是自視太輕了嗎？就是釋迦牟尼也是教人信自己的。」

近這幾個月來，我每星期一、三、五的晚上，都去學些洋裁。手上常常帶着一本英文或佛刊，在課前閱讀的。上課了，我就把它擺在桌子上或塞進書包裡。我們的老師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。當她畫好了圖樣，常常喜歡翻一翻我的英文，可是佛刊呢，就引不起她的興趣了。

「菩提樹」出版了，封面印上一個洋和尚，後面又有英文，老師見了，一手就拿去。

「啊！我以為是文藝刊物，原來是菩提樹雜誌。是的，我也看見過菩提樹。」

她說：忽然又見到封面的洋和尚，接着又說：「咿！還有洋和尚的嗎？外國

人都信佛的嗎？

她目光炯炯在注視着那個洋和尚，表示出驚奇的样子。

我立刻停了筆，抬高頭答道：「是的，西人也有很多信佛。因爲他們覺得佛學是超世間的宗教，是一切學問的泉源，所以他們不得不佩服，不得不研究。現在美國每一間大學都請一套大藏經，把大藏經的價值都抬高了。美國並且創辦了一所佛教大學。就在去年十二月中央日報也登載過，說美國的電影公司花了七百萬美元，要把釋迦牟尼佛的事蹟搬上銀幕去。你看，如早佛教不是個最有價值的宗教，他們爲什麼要浪費這麼多的時間和金錢呢？」

她們聽了我這番話之後，對佛教都發生興趣了，其中有幾個同學都向我借書看。我就把「玉珠國師」、「無聲息的歌唱」、「普陀山傳奇異聞」和「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」，及種種佛教雜誌，全都借出去了。祇恨我的書太少，不够分配；但我也感到些滿了一書廚富有宣傳的書刊，封起來，不肯發散出來，還在怨人爲什麼不來信佛，那不是矛盾嗎？

宣傳佛教，等於在火船上買藥一樣。當他在擺攤子的时候，沒有一個人去買他的，那末，他的藥就賣不去了；假使有一個發起人，便會相牽相引的把他的藥都買光了。現在，佛教在自由中國已經種下了種子，我們必須努力去灌溉它，使它發芽、開花、結果，造成一個蓮花的世界來！